

梓潼帝君化書卷之四

勝十

殺生第六十一

蠢動含靈皆有命 貪生畏死與人同
因思骨髓脂膏味 俾在砧刀鼎鑊中
不顧冤冤隨影響 只知滋味美喉隴

杜章享盡前生福 業果成時報不空

邛有杜章望帝之支也生於富貴父母好宴樂會集以為常凡烹割之事章躬親之及長身任門戶廚饌無虛日膾炙方離口刀砧已在手矣後以災禍相繼家道零替無以為生為人屠割以就口食所取人財名過命錢又以飲啖兼人饗餐成疾方且飽滿尋復中虛而性嗜肉味日常不足及以罟取魚以弋彈雀所見飛走皆萌殺心中半生五子皆無指口累所迫過命之資不足度日悽惶無聊尋有癩疾肌膚破裂膿血流漬見者掩鼻矣自以飢火所燒復受疾苦投井自盡為人執之極口辱罵於是仰天呼冤予見之訝而問里域主者孫洪叔言其詳且言此人祿盡而命長尚餘五年予既知其造業之由又復閱其

受苦之酷且歲方遙惡其日夕怨怒天帝乃遣功曹易其心志使以手搗瘡皮以自食之又以指點膿血吮咀求味宣言於人曰母作殺生業以我為戒如此逾年以準未盡之數念斷而死諸子皆殍焉

酷虐第六十二

公孫武仲處心廉 鞭撻諸胥失大嚴
資水賴恩還縱吏 酷民誅取却無厭
化身戒勵誠惟一 政行寬平利可兼
裁抑有餘增不足 吏民兩邑惠俱霑

牛鞞邑令公孫武仲治已以廉而待人不怨左右之人小有過失笞一二百蒞邑逾年而胥吏無全膚吏怨之資水邑令賴恩性貪吝以苞苴為常日用飲食歲時水裝取給於胥吏而民事造庭者無問曲直悉付之徭狂恣吏誅求意足乃已吏意未厭則遷延歲月置而不問民怨之于以二邑之吏民被苦乃化身為蜀郡丞長孫義行諸邑觀風俗劾仲之虐吏賴恩之酷民二令叩頭乞免予戒勵之尋隱而不現後知郡丞初無行邑之事二邑

咸以為神而敬信之武仲改而忠恕恩亦變而廉潔焉

憫世第六十三

周室隳頽為不仁 蒼姬一旦變嬴秦
慘刑暴吏無和氣 詐計窮兵又幾春
不忍中原罹此禍 願開方寸濟斯民
上天有旨垂俞允 雨後乾坤又一新

予嘗仕於周以忠盡命血食於蜀未幾蜀入於秦已而周喪天下皆嬴氏矣秦任刑法視民如草芥秦衰而干戈又起中原塗炭于斯久矣予以久處靜境思以拯斯民之苦乃飛查上聞于帝從之若曰白帝子遊人間久矣而暴於殺伐今已遣赤帝子代之矣汝以本司火德今當應世以為赤帝子之後子受命焉

咸陽第六十四

護持全蜀幸優游 應世情牽強出頭
被諸不成膺繼統 殺身空與結冤讎
封王緣薄終何益 報母心酸未肯休
那得身為率然相 盡吞諸呂快幽憂

予之懇于上天將以化身後天下於塗炭之中躋斯民於和樂之地無何帝命以予為赤帝子之後玉音可畏予不敢抗靜而思之非所望也俄有九天監生大神逼予受生於雲霄間下視咸陽火秦之後宮闕鼎新漢帝方與戚姬語語監生逼予曰此所謂赤帝子者也今為漢帝矣予縱目間為監生大神所擠墜於帝側戚姬之懷恍然而覺帝以予生骨相相肖舉止可喜名予曰如意予雖提掖中而本志尚堅語言顧盼尤愜帝意帝尤鍾愛每以予兄為不類薄之晚年欲以予為太子既不果帝萬歲後卒為呂氏所殺予母之死尤被酷毒予深怨之方冥冥間見母受苦時思得復為率然之相盡吞諸呂而後已也

印池第六十五

恃勢凌人不可為 無辜母子被誅夷
街寬入地至極矣 不共戴天良是之
諸呂後身同一邑 雙親乞命在斯時
海波平陷四十里 還我當年受百罹
予自罹呂禍之後神遊冥漠又無職守當蓄

宿憤思欲報之已往修積不復問焉雖諸呂死拘幽冥造業深重歷年甚多速再生亦久遂訪西海之濱有邑名印池邑令呂半呂后之後身也邑人多呂氏蓋宿業相尋諸呂造業之黨也幸於窮荒予母夫人亦生於彼復為戚氏以前身享福太過生此而貧悴所嫁張子年老無嗣夫婦以芟刈為業一日野外相顧而語曰生身窮甚辛苦自養暮年力衰將不免於溝壑今六十而無子是天將殺之耶乃相與割臂出血灌於石凹中以石覆之拜天而祝曰人皆有子惟我獨無今氣血薄少不能施化願此石下倘使動物生焉亦遺體也予識母氏心惻惻焉一念感之從而寓止明日二老復來揭石視之血化為蛇金色寸長予所為也母收養之逾年頂上出角腹下生足能自變化每天欲雨予為助之身既長大腹量寬邁見羊豕犬馬輒食之邑令有馬色潔而駿牧於水際蹄傷吾末因拘而啖之馬蓋呂產之報身也邑人皆知予詳訪於予家而不獲逮予父母於囹圄貴以三日求

予無狀將見殺焉次日予化儒士謁今解之今日張老夫婦家養妖蛇食人六畜久矣今又食吾馬吾將殺之為民去害張不見聽是彼自為妖也今必戮之子曰物命相償宿業所致遇彼吞噬亦非偶然今君為畜而殺人豈今尹之事乎令叱子使退子復語之曰君有死氣浮於面顏宜善自愛他日無悔語畢子隱形不見今之左右皆以予為妖子乃奏天稱冤陳以前世子母無辜死於諸呂今適逢之願與之較辭上而未報因變化風雷呼吸雲霧白晝而暝一邑之人相視而語曰汝頭那得為魚至以手相捫頭面而泣一夕揚海水以為雨灌注城邑圍四十里皆陷予以身載父母而出焉時孝宣之世今所謂陷河者是也

解脫第六十六

嘆惡之心莫易生 此心生處是無明
只知直理堪平訴 不待琅音輒徑行
請受大身遭熱惱 填還冤債慰羣情
世尊一語消餘業 却得當來面目成

予前以呂氏寃對奏帝未報而擅行之雖一時快意宿憤頓消及心定意平良用深悔翌日玉音荐降以海神晁闕劾予擅用海水陷溺平民五百餘戶以口計之二千餘命除里域所具予前身仇對八十餘人半在城隍半居附郭外其餘生齒皆係大枉帝命賜譴以予爲邛池龍而奪其神職且使天吏監臨不得子預兩澤羈囚於積水之下連年旱虐水復爲泥身既廣大無穴可容烈日上臨內外熱惱八萬四千諸鱗甲中各生小蟲呬齧不已宛轉困苦不記春秋一日晨涼天光忽開五色雲氣浮空而過中有瑞相紺髮螺旋金容月瑩現諸勝妙希有光明山靈河伯萬眾稽首讚歎歡喜聲動天地復有花香繚繞四合天花紛委隨處生春子乃耳目聰明鼻觀通徹心清口潤聲者發揚仰首哀號乞垂救度萬靈諸聖誠衛先後咸謂予曰此西方大聖正覺世尊釋迦文佛也今以教法流行東土隨教化身將往中國爾既遭逢宿業可脫予遂起改悔心生悲愍念身自踴躍入天光

中具陳往昔報應之理世尊答言善哉帝子汝於向來孝家忠國作大饒益又復憫世生護持心因果未周仇敵相爭以人我想肆興殘忍遷怒于物業債當價今復自悔欲求解脫汝於此時復有前生寃親之想與夫嗔恚愚癡念否予聞至理心地開明內外罄然如虛空住無人無我諸念頓息自顧其身隨念消滅復爲男子聽佛宣說得灌頂智得大辯才得神通力得圓滿相龍天八部皆大欣悅予皈依焉

仁政第六十七

噴葉焚和障最深 堅持忍鎧莫容侵
瘡傷爾體猶吾體 痛切他心似我心
吏既不欺終幹蠱 民知相愛自甘臨
清河薄譽緣斯得 歌詠惟將和舜琴

子既離惡趣即得善生受形於趙國爲張禹之子名勳既長爲中正所推爲清河令寬明自任人不忍欺待吏如僚友視民如家人吏有失謬者是正之施慢者勉勵之凶莽者教誨之貪饕者廉察之詭詐者詰難之不用詰

詔者免去之惟曲法戕民以白爲黑事千人命者使自理之辭窮心盡然後付之於法其初情可憫者猶宥之佚出之罰予所自當不敢辭也民有爭財賄者以義平之爭禮法者以情喻之爲賊者使償其貨傷人者使庭拜其敵姦及殺人者付之於法其本心可恕者猶出之容惡之謗亦不敢辭焉以是一方之內兩賜以時蝗蝻不作偷賊相戒而出境姦邪革心而改行爲政五年怨懟不聞四民爲之歌曰吾有師師嚴而不慈教我怨我張君能之吾有友友信而不戒親我正我張君是賴我有親母恩掩於義張君似之柔而不制我有親兄責敬於情張君似之和而不爭後爲太守責以趨進子解組焉時章帝元和之末也

幽明第六十八

盡心於道道斯存 篤志求仁仁自成
性定乃能通晝夜 神全方可治幽明
林宗愛子存公議 帝旨傳言無隱情
三紀辛勤效功績 不妨陰隲相羣生

予以先世善政有成福業滋茂天年甫盡即
遂有形於順帝永和間載生斯世所謂張孝
仲者猶不忘於故稱也復為郭有道所品題
雖不登顯仕浮沉里閭而上帝有旨俾予日
應世務夜治幽明凡人之屈抑冤枉陰德隱
謀予皆知而籍之以至鬼靈邪祟無不預焉
如此三紀幽明兼濟人鬼交利于有功焉

箬帷第六十九

襟懷有武且兼文 一寸心田萬象分
實運將開司馬氏 兵謀聊贊鄧將軍
出奇問道行吾計 盡瘁沙場佑帝勳

史氏簡書還關逸 何妨籌畫事無聞

予以善功世修漸復神職而命債未償者猶
不吾置復生於河朔少負氣節眼見世變嘗
以功名自期乃為大將軍鄧艾見知辟請為
從事凡所舉謀予必預焉及伐蜀之年予為
行軍司馬勸艾以間道出奇以省鋒鏑之禍
入蜀深境遇諸葛瞻許以封王琅邪瞻不之
聽至於交綏瞻之中堅予所當也或有流矢
星飛集於予體瞻方就擒予欲營救之而創

甚矣蓋向者印池未償之報者也可不戒哉

如意第七十

帝手何年自執持 玉京一旦賜於台
指揮行陣陰兵出 顧揖仇讎惡意移
利器尋常為伴者 舊名時復自呼之
從茲所向皆如意 三界神靈孰敢欺

予既滿前緣詔詣玉京洗除惡籍鼎新神位
俾予永福坤維帝又以所執之杖賜予帝旨
若曰資爾孝仲萬靈之雄忠孝全節世實爾
功資汝斯杖無所不通又曰此如意也予以
杖契宿名欣然受之

丁未第七十一

越蒙五畔金山邑 越萬南邊近海涯
醉眼醒看新日月 關心忙愛舊煙霞
元辰司命專丁未 趙國中興顯故家

火德佐王千萬祀 始從今日拜其嘉
予以寶杖自隨無適不可因念前身西海之
隅復經從焉越蒙之西越萬之南兩越之間
有金馬山勝境清絕張老夫婦予累生之父
母也於是生焉時晉武帝太康八年歲值丁

未二月三日夜子刻以甲子考之則其時已
屬辛亥矣帝命以予為丁未陽官本命元辰
焉

水滸第七十二

夢裏為龍為帝王 多生習氣未能忘
笑他酒饌修淫祀 書我官衙牒水鄉
風雨聲中奔衛子 桑麻陰下舞商羊
職司全蜀幽明事 七曲遷居道路長

予以成長妻男具而孝敬不衰見鄉人以旱
祈雨於土木予笑之蓋予嘗夢有報矣一日
水際自書官衙移文海神乃見使者告予以
有形以來自周為人迄此顯化七十三矣乃
呼予為運判促上白驢風雨聲中頓失鄉地
入大穴中宮庭明敞父母以下血屬皆在一
夕兩澤大作徧全蜀之境蓋有旨以予總護
全蜀幽明之事焉

桂籍第七十三

儒家桂籍練天曹 得失榮枯數莫逃
夢契真誠題義顯 榜隨陰德姓名高
封妻陰子由寒裔 曳紫腰金自白袍

為報難媿無寐客 勉心文行莫辭勞
帝以予累世為儒刻意墳典命予掌天曹桂
籍凡士之鄉舉里選大比制科服色祿秩封
贈奏予乃至二府進退皆諫焉

孝廉第七十四

經術談王辯異同 孝廉特地起遺風
江寧神壘皆天命 日麗重光顯帝功
馬化已知興晉室 蛙尊誰謂屬劉聰
跨驢直入西涼地 游戲隨機現六通
子慕釋氏韜光禪寂建興中 憫我狄窺伺朝
綱非命世英雄弗能反正會元帝建策南渡
綏撫江左而白麟玉壘見於江寧臨安日有
重輪皆中興之象予改日作儒士跨一白驢
往河西應孝廉謁張執為

感時第七十五

擬陪鄉士獻能書 喜遇姚萇古亦無
欲激頹波專號令 敢據忠節委均輸
不堪狙詐為三俊 笑倚鴻圖應一呼
興盡先期歸蜀地 輶車枉駕訪吾廬
予建興末作儒士謝艾跨驢入西涼張執以

子為主簿張重華嗣位時石季龍使將麻秋
侵寇不已涼州震動府司馬張耽言於重華
曰議者舉將皆推風舊且韓信穰直皆非舊
將盡明公之舉惟材可任主簿謝艾兼資文
武委以專征伐之事庶幾可也重華召艾問

以計策艾曰耿弇不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
萬人當寇乞假臣數千人為殿下吞之重華
大悅以步騎三萬人令艾討之麻秋率大眾
以禦之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
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
龍驤三千馳擊左右大擾勸艾去艾不從下
車踞胡床指揮處分賊以伏兵發也懼不敢
進秋軍乃退艾乘而擊之俘斬甚眾秋乃匹
馬夜遁季龍聞而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
以九州之力困於重華真所謂波有人焉繼

而往關中與姚萇為友欲激頹波以正風化
奈何縱暴之君競起廢裁然萇雖少而多謀
略又況宿有契好故作密友久之予狀處凡
世思歸蜀峯約萇曰苟富貴無相忘後萇以
龍驤將軍使蜀至鳳山訪予予禮待之假以

鐵如意屬之曰麾之可致兵萇疑予為之
一麾旗幟蔽天戈盾戎馬萬餘列之平坡今
試兵坡是也後萇以符堅死即帝位號秦焉

誅暴第七十六

禍福之機本在人 只爭現報與前因
貪汙賄利欺君命 剝刻脂膏虐下民
權貨王仔生犢尾 刷錢馬諤化猪身
從茲警悟堪為戒 一念纔虧即有神
予仕晉之後兼治幽顯時蜀之導江王仔者
永和○中任帥幕吏被檄督權課鹽於潼川而
王躬詣井所召民強與約率令倍差認課當
取五千斤者倍取萬斤又約來年所輸不滿
額者籍其家王仔知其不能如約窺欲沒入
之使官自煎既復命帥以鹽數倍增喜之予
聞其苦民故陰治之是夕帥馮遷夢王仔來
謁而公囊下有一尾方鶩寤有婢亦魘及甦
言適王使者來公囊下有一牛尾出再四言
其權利貪汙之故今生蜀之屬邑田家廷翌
日遣人訪之果如所夢又益昌馬諤者同為
帥屬每出部邑督錢惟以多為貴不問額重

虛實盈縮必得為期且以此自負蜀人苦其虐號曰馬刷或以王君牛尾警之者馬曰正使見世尾生亦何必問予聞其暴虐如此聞之上帝繼而病卒七日之中其家作薦復聞棺中有聲意其再生亟開棺視之則已變為一猪矣急掩而葬之時天氣晴爽喪車方起大雨如注送者皆不可行及墓次水已溢矣此可為汗吏之戒

明經第七十七

銅川著莖久潛心道學儒宗已陸沉天假仲淹重振鐸文追孔氏復鏗金儒風欲繁唐虞化大雅全排鄭衛音董氏庶幾顏氏子升堂窺見室之深予久處守吳帝以中國道衰欲王化之復行故命予生銅川家知隋運將終吾道未濟退居河汾間修先王之業制禮以節情作樂以和俗恢刑政以防其非崇祭祀以介其福祖述周孔取則軻雄九年而成經也其於五常之教於小子何述焉復以禮樂之學付之董常惜其不一用於太宗之朝悲夫

護聖第七十八

漁陽擊鼓叩長安此日明皇幸劍關若聽九齡據諫論豈勞七曲重躋攀不因儒士為親謁安得鑾輿返遠還萬里橋邊迎禁蹕誰知虛位紫霄間

予自汾陽傳道馱於死生再奉

帝命輔唐室故命長子淵石生於清河氏之家即九齡明皇時李林甫之譖毀肅氏而帝賴之以不易至於議論風生首登七寶山坐有文場戰師之雄應制走丸之辯後漁陽之亂明皇幸蜀鑿劍嶺而觀中原歎曰吾聽九齡不至於此也予因至萬里橋以儒士謁帝帝曰卿非北郭張生乎予曰然臣聞元載孔昇天虛位久之以待陛下也帝默然後肅宗收復京都常見素迎帝歸闕封予為右丞相而予密衛鑾輿至咸陽帝移大內安願遂辟殺張皇后進櫻桃蔗漿等悉不食常玩一紫玉笛自吹數聲有雙鶴下徘徊於庭帝謂官愛曰吾奉上帝命居元載孔昇天今具陽沐復就寢而升化矣

明威第七十九

影響昭昭理可尋往天豈與物交侵眼根所著無非色身業居多莫匪淫四舉不沾天子祿一生虛負狀元心李登狂妄終除籍感報徒嗟罪障深

唐李登者年十八鄉貢首自後凡十年一薦名愈下年幾五十不第一日齋戒詣葉靜法師且告曰登自十八歲叨冒鄉薦凡經四舉不登一第何罪至此幸法師入冥為某勘當此生如何法師語之曰蜀之梓潼有神曰北郭生掌文昌主貢舉司祿之官必能知之吾嘗為汝叩之一日上章道過治所謁予法師曰士人李登者某年月日時凡四舉不第此人果何如予命一吏示籍對曰李登初生時賜玉印十八歲魁為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位至左相緣得舉後窺鄰女張燕娘事雖不諧而繫其父張澄於獄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二十八歲後侵兄李豐宅基而奪之致刑于訟以此又展十年降第三甲三十八歲得舉後長安郎中淫一良人婦鄭氏而成其夫

白元之罪又展十年降第四甲四十八歲得
舉後盜鄰居王驥家室女慶娘為惡不悛已
削去其籍矣終身不第法師辭退以是語登
登無以對一夕愧恨而死後之士夫可不戒
哉

濟順第八十

綿綿唐祚欲傾摧 叛逆陵遲陷北臺
逼脅乘輿臨草莽 爭驅甲冑走塵埃
天恩昭顯精神會 帝道重宣雨露來
桔柏津前新應詔 虬鎚誰信作良媒

唐乾符中歲荒河南為盜者甚眾尚君長伏
誅尚讓等推黃巢為主反長驅江陵渡江為
患入河北攻河南數十郡次陷洛陽破潼關
僖宗播遷入蜀巢犯關巢遣朱温等攻鳳翔
至潼關追僖宗乘輿夜遁出鳳翔予以儒服
見帝帝夜行馬馱予以所乘騎奉帝乘之
子捧足攏馬密布絲雲衛帝騰空彌明露雲
微綻令帝下視見鳳翔軍與巢戰于龍虎
阪若蟻陣也帝曰此何所予以此乃空際帝
驚歎曰卿非北郭生張孝友乎我非卿豈料

生耶予奉帝至劔南複道帝疲甚欲少憩命
予股以枕之熟眠林葉風聲帝忽躍起曰巢
兵至矣鞏鉦近也子曰非也乃林葉風聲久
之從駕宿衛始及訐帝行之速也帝至桔柏
津曰我有一女乃與唐公主最神慧奉御箕
帚可乎子曰臣幽也何敢奉承帝曰勿固辭

第十

十六

遂封吾順濟王親至廟奠獻解劔為賜仗予
勦賊後宋文通等斬巢送首成都帝還關則
與唐公主從而殂矣予命兵迎公主歸七曲
焉

濟迷第八十一

救世乖訛物理衰 神人滄混化塵微
庸愚指我為妖妄 蒙昧嗔予擬是非
巾地亂雲多雨潦 巨天烈火示光輝
孫譙始信英靈著 從此寰中顯福威

五季中進士孫譙者性尚剛介不與羣居誠
斥佛老著無鬼論自隴之蜀過祠下侮辱無
禮而去抵於山陰天忽昏晦風雨如撒行者
不可進欲投邸而不可得遂呼曰此乃北郭
生張君如果有靈則指涯浹如何予令佐神

舉火一二示之譙尚笑曰廟奴誑我再呼曰
神既在何不為我止風雨使我能抵于平陸
如何予笑曰子所過神祠必狎侮指以為妖
笑以為誣今悔之何及也予示之以炬火數
百山川明朗可容行李須臾風雨頓止翌日
留記于廟焉

忠顯第八十二

熙熙天祚福皇朝 叛寇生羌亂蜀妖
均唱勃徒凌郡縣 順連賊伍結芻蕘
卒呼勇義陰兵力 箭貫膚腸意氣豪

木馬汗流知密報 天恩依覆下參郊
皇朝均順之亂主帥雷守忠祝吾助神兵遂
入蜀至利州為賊堅壁固壘不下其裨將王
吉大呼語賊曰吾奉天命勦賊必矣可降而
賊以勁弩射之貫腹其人歡呼自若封之以
藥而無恙帥亦如之朝廷封予英顯王而功
奏上天即證定慧王果焉

聖治第八十三

太平風化樂唐虞 致治馨香等太初
率服四夷明德教 真安百姓法規模

聖表頓領知賢相 錯節盤根見大儒
 子舍輔成元祐政 著書猶用鑑寰區
 皇朝一祖四宗垂拱太平子奉玉音以次子
 文明生于司馬氏家名光盡誠於館著古今
 歷代史以鑑於世輔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
 不出簾帷而天下治當時庶政幸修咸謂德
 合天地道通神明因積仁累德陳漢乎庶幾
 周召之烈焉

標忠第八十四

藝祖開基妙若神 我今遜德不勞兵

終南翊聖曾全壁 汾晉西祠已結纒

寇氏澶淵平虜力 眞皇東作福基成

此回又是忘形久 笑指朱崖道一征

予以世態之變居寂久之而符生於皇國開

基之初即冠準也後澶淵之役立仁孝之功

予與焉至於以予為誣議予涉海至崖悲夫

興國第八十五

朝廷中否甚傷情 事業班班可訪尋
 政在干江扶大寶 兵衝陝右本天心
 便宜坐使兩蜀靜 陞陟恩流三峽深

要識此回神異處 樞中全體土無侵
 予紹聖丁丑託化張浚立一世之英表平江
 復辟至聖天子垂統四十餘載至富平之敗
 非浚之失乃天也隆興甲申浚死葬于衡陽
 其子杓欲更葬于蜀既啓棺視之威容儼然
 如存合郡士夫觀者如堵以手加額者衆因
 從而掩之倘非予神化安有此也予生領天
 子之權予蜀掌職文昌之命于天其功績不
 忝矣

止足第八十六

玉策褒稱賜寵光 尊隆師傅總元綱

積功唯喜修天壽 被命寧辭抗帝章

蒞事惟勤居太極 貢賢是任主文昌

錫民五福期康乂 非特區區一兩暘

予隆興之歲奉玉音加秩若曰文昌者教化

之本原實傳列聖之業儒士者道德之淵藪

宜據一德之忠播告諸天豈孚有衆惟文昌

司祿主者職貢舉眞君衛民少傳靈應帝君

張某德被萬物威形四方粵自有生顯從浩

劫順考古道鑒觀人文照臨並日月之明發

生佐乾坤之化是以教耕稼而民人育每裁
 制而自優修禮樂而政事康果猷爲之不謬
 于戈載戢陰陽常和水土既平休祥時格託
 之庶務試以諸難皆濟濟以可觀每多而
 益辨昔自水漕今蒞台衡尚持救苦之心誓
 拯倒懸之念厥有成績巍乎難名察乎九十
 餘化之行藏命編羣冊著以萬二千端之行
 節豈曰空文顛則持而危則扶惡以懲而善
 以勸生民允賴惟乃之休況復恢龍漢之圖
 書闡需臺之典則欲分身而顯化率諸聖以
 混融萬梵開張三界均利宜加峻位俯叶輿
 情名躋南極之尊禮絕星聯之上於戲躋三
 階而下太乙久彰應物之符欲五福而錫庶
 民式賴師言之佐誰其能者汝往欽哉可持
 加金闕昊天太師糾察三界禍福事予辭表
 略曰滿盈之懼上清瑩聰溫厚之辭時紆訓
 誥意敢懷於不敏欲猶冀於必從中謝伏念
 臣德薄位尊言輕行寡徒以效誠之決未懷
 引退之私茲遇盛時重叨異數豈不侈高上
 之賜其亦畏至窮之災恭惟

天尊上帝道善貸以且成明容光而必照護
以小疵之失察其由中之言方將曲致於施
仁夫亦何嫌於遷今再三辭避而受之兼司
四方禍福所以分身應化焉

訓逆第八十七

密承帝旨下蒼旻 昭示塵寰禍福均

變理權衡明察訪 斡旋綱紀運經綸

外臺執法專生柄 蜀部觀風秉化鈞

雷震中江王氏子 斷棺只為逆亡親

子被命遷師相之職專生殺之柄採訪善惡

悉便宜也乾道中蜀之中江王千者初其父

母自買香木棺以備身後王易以杉木已而

又貨之易以株板及亡母則又留株板欲自

用但市松棺斂母而葬予於旬日將王以雷

擊死倒植其屍或走報其子急往哭而扶屍

仆地日正中忽雷震擊其子於五里外泊復

回見父屍依前倒植凡兩瘞皆震出遂棺上

斷一竅以竹而掩之姑免震焉

戒欺第八十八

為人貪暴莫如廉 祿算乘除理灼然

楊震四知名莫掩 子文三已節尤堅

存心勿謂陰無報 失職那堪又減年

試把徐謙形夢感 黃金特地障前緣

乾道中新都丞徐謙者被檄充勘官將道經

宿徐氏家主人前一夕夢神人謂曰明日有

徐侍郎宿汝家宜善遇之神人乃吾所遣佐

神也至晚果有徐從政踵門遂具盛禮及回

復夢曰徐子此回受人五百金枉七人命天

曹已減三十年壽官止此矣徐氏遂不復相

接丞公深訝之抵暮遣蒼頭語以夢中之事

丞公愧形于色回任及替舉主改秩未及命

而卒于邸中年三十四初傳其死鄉人未之

信既聞其事莫不惜其用心之欺焉

誅特第八十九

子職須知奉二親 養生送死禮宜遵

遺骸暴露如羈絲 逝魄浮游未掩真

餘子徒勞從孝行 春秋責備在賢人

羅生感夢還鄉舍 方悟陰愆速此身

梓潼縣羅肇者入于上庠過予祠默禱於予

一夕予夢告之曰子已獲罪天曹宜急還鄉

前程勿須問也肇懇曰肇平生操守鮮有過

失領聞罪由于予曰子無他惟父母久不葬耳

肇曰家有兄柔何獨歸罪於某予曰以子習

禮義為儒者故任其咎餘子碌碌不足責也

肇既悟悔恨治柴回鄉同舍驚問肇以夢告

則未及家而卒焉

真元第九十

物有潛通信可知 幾回利濟惹問非

觀風隴蜀存真寂 掌籍南昌應化機

曲意為民除塚訟 忘形救物拯萎微

從茲願化昌黎後 別有精玄示福威

紹興庚戌予遊神察訪附鸞抵涪之樂温會

龍門韓申之叩予符訣救其孫坤臣之危疾

予今治病功曹應感更生以申之宿契所遇

予遂付以符錄

拔苦第九十一

苦海滔滔浪接天 生來死去各前緣

爭看妄想空花裏 不覺枯骸腐草邊

孔聖殤童因立教 周文葬骨豈知年

皇穹委任司民苦 惻隱之心亦空焉

予以上帝為好生之德而天下多遺骸暴露者付予誘收也且古史曰枯骸不知年數尚感文王之葬童子結伍以衛魯國猶存孔子之殤然今人不念葬其父母況於他人而有惻隱乎予以救苦之功而陞證安樂不動地游戲三昧如來果焉

福瀘第九十二

煙橫瀘水碧漣漪 殺業誰知會遇時
山寺削身徒憤憤 岳靈未報且遲遲
倘存忠厚佛三昧 不到仇連李萬兒

張信復歸王吉手 彼冤此報罔踰期

紹興中瀘帥張孝芳者為卒伍張信等所謀而致叛信為同伍張昌殺之瀘遂平定此乃紹聖中秣歸鄉一僧俗姓廖名慧覺居山院蓄資甚厚集眾作斷瀘水陸繼而茶寇李萬兒者率眾欲劫之初不知其僧設穿於四垣遂盡陷之惟李萬兒數人僧與其徒創而食之後李萬兒圖報其冤岳靈曰汝報之未可此人為眾作福之緣未艾更一生可也惟汝尚有所殺王吉必報汝也自是僧慧覺生

清河家即芳也萬兒乃張信也吉即張昌也其報昭然予遂與英烈統理神衛瀘而平焉

昭明第九十三

自從太極肇叢皇 神性隨機雲水鄉
九十四迴彰變化 三千餘行露微芒

雙峰為建立初宅 七曲重遊參宿方

聊附飛鸞明此意 出書示訓藉揄揚

予以真元拔苦後天命存隆位登金闕逍紫虛遊神訪察寓鸞顯化示以道德仁義之教變其偷薄鄙詐之風忽功曹奏涪陵郡之樂昌運騰里人楊思作文昌星席于拉崇應為降福民朱章感諸真共集因覽山川之秀有雙峰者真神仙窟宅氣宇予遂為有君玄初大帝化建寓室而韓震異亦樂施田焉予遂請予帝立昭明應化鸞臺以示四民休徵今祠已落成之久為樂昌之美觀蓋於吾香火莫非夙昔契且世人亦知予父玄初大帝尊號宜益加敬焉故畢工書之以示後之士夫云

終觀第九十四

古來喪不過三年 暮死朝生宜吉消
祭葬克終營馬鬣 哀矜盡孝卜牛眠
風雷感激施甘澤 稼穡重蘇起大田
埋王佳城寢苦畢 神龍輔佐產英賢

第十

二十四

予昔在蜀栖真於摩維洞天旱蝗三載有四境城隍同日申到蜀民無知停柩經年暴露考妣血尸衝穢上天見怒鎖諸龍潭早損禾苗民失秋望欲望真君眷憫蘇救生民予化一居士隨門勸化急作窀穸遂與青源真君射洪真君議檄九江龍王克沛甘霖三日已往復蘇多稼民大悅時玉帝大怒九江龍王擅行兩事追斬龍族予又化一秀士普勸龍王龍女及諸生民不斷音聲誦彌羅御詔不計萬數未經三日祥風瑞氣藹于金闕奉命持赦龍王之罪自後孝子順孫既喪考妣不敢停柩克終大事事親終矣陰陽和風雨時福胎後昆芝蘭挺秀壽富康寧

放生第九十五

濕化卵胎都是人 只緣貪戾著真情
螟螟抱母懷春毓 蠢蠢凌波逐浪生

陽序放魚延紀壽 冲元活鱧慶前程

逸相兪諭放生命 福蔭循環世代榮

予念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凡食牛肉者上天有太牢星地下有太牢山專治食牛之人受苦萬劫殺牛之人萬劫無赦多遭疫癘而死

至若豬羊犬豕羽毛鱗介濕化卵胎皆受父母生成因差一念見出萬形仲春禁覆巢此

月令之戒也弋不射宿孔子之戒也凡好道修真之士肥甘不足於口三寸舌根而已何如不自殺不教他殺不見聞殺隨喜殺事此

五般淨肉可以無大過矣何必食諸口腹昔李冲元好食鱸子知其情感夢化一旱嫗告

冲元曰我腹中有五千子我死子亦死矣儻能更生獲福無量冲元信而捨其鱸後不復再殺又陽序一巨商耳予知其詳化夢形之

曰子明年當死若救得十萬生命可延一紀之壽序曰大限既至何可活十萬生命予曰可放魚子則有報驗序覺之大書市肆遞相勉諭及不惜已財贖魚卵投放水中月餘予再形夢曰子救十萬生靈已足矣可延壽一

紀後子孫世代榮昌信不誣矣

中興第九十六

駭聞仙樂奏宮商 大道中興踵後芳

道德五千消劫運 乾坤億載福金湯

泰官景運重宣化 蓋發靈文再闡揚

正一玄科振寰海 永延皇祚壽無疆

予遊宴玉京怡真靜默每念龍虎嗣漢三十

六代天師乘於紹聖遂托形宗演果受玄恩

蓋以劫運未消教風怯振所幸道德五千文

一脉存焉茲又夢符仙種立為三十七代與

棟受命于先朝皇帝親沾灑翰頂受師號中

興玄化衛國衛民崇祀帝堯萬壽子禹孫湯

股肱惟良保劫度齡民安鴻鴈正一科教由

是而興焉

拜蝗第九十七

隨方分化楚城邊 興利除殘本自然

螟螣害苗農告病 鸞機應念表箋天

肅將雷電彰誠意 無復蟲蝗滿大田

神化昭昭難自泯 因人感事續餘篇

予自君山主宰兼洞庭水治以至蜀門旺化

神遊附鸞于世有日矣開慶已來予嘗以荆

楚間禱祭魔法枉所傷害詣求餘福鬼毒流

感而真道未行有意化之遂面奏

天庭分命月鸞開化月峽子乃隨機應化以

祿嗣應人以符藥濟世以吉凶避就之理示

人進退存亡之機廣正大公平之心潛消鄙

詐瀆慢之習福善禍淫惠吉逆凶陰驅潛感

之間泛應曲當之際亦有聞風而化者但以

月鸞主司杜南強常以吾化體出自然真常

應物不尚表暴以驚世疑俗又以隨寓應酬

多失紀載越六七年矣咸淳乙丑峽境妖蝗

農民告病糾察具報以郡守陳順武翼赴聚

英集真壇請表變天願拜蝗災消殄予遂呼

里社詢之乃云郡民多於溪澗或於山澤掘

取蚌蝸漁獵魚鼈甚至斷剝蛙鰲供應主需

枉殺螺蟹以給口累百千之命不供一飽億

萬之靈始克一殮是致積累物命冥漠無歸

氣化生蝗復害田稻以絕民命此蓋物命相

償之報而人未知之也予因戒教里社俾以

方隅護度物命外具錄郡守為民之誠深致

民食之請具奏于

天欲得行下田租兼界炎火以去螟螣之患又請肅將

天威以彰郡侯皈叩驚化之誠

帝以予奏懇切特賜俞允於是陰雲盡合電

雷以風蝗即盡珥一郡有秋農夫胥慶官吏

立予專祠以彰神貺咸淳丁卯春旱不雨農

業失時萬民咨嗟戶口渙散峽之郡丞程生

叔光以太守赴京攝行郡事深致其憂於是

重立玄功自破已俸一再禱祈峽之神祇皆

為感格以告于予予以開化分野有所不辨

又以程生誠交念手幽顯貫徹為宣九天之

命敕五龍之水曲施兩澤數日而足自是農

耕不失而民業始安及至夏秋蟲蝗復作間

為苗害蓋以向者戒較里社俾護物命後緣

以峽民未知神化殺傷之俗循習猶舊餘殃

未除而乖氣感召故也而程生於不覩不聞

之間悟有感有應之理密奏投誠假托歸叩

予遂達其詞旨示以未悟錄其真懇飛章奏

聞夜雨天一之水兩洗冥漠之靈晝赫秋陽

之威一去蠶賊之害於是因人感事呼驚載

筆書珥蝗之化警殺生之人附于化籍播本

宣傳于以彰郡丞至誠贊化之功予以挽回

氣化以成歲熟之效庶聞之者足以戒焉是

歲秋七月既望再書于侍生安節野人杜南

強所事之鸞壇

二十八

梓潼帝君化書卷之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清微仙譜序

致二

道在太極之先何謂也未有天地已有太極

其容有先乎吾聞之經曰无名天地之始始

也者豈非先天地而有者乎今天日月之

往來風雨之散潤雷霆之鼓動人知其為天

之造化而不知其為是道之功用也嗟夫使

是道之功用一息而不運乎其間則天之造

化息矣易不云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

天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而況於人

乎況於鬼神乎而是道之秘始不容於不洩

矣故其傳始於元始二之為玉晨與老君又

再一傳衍而為真元太華關令正一之四派

十傳至昭凝祖元君又復合于一繼是八傳

至混隱真人南公公學極天人仕宋為顯官

過保一真人授以至道遂役鬼神致雷雨動

天使陟仙曹晚見雷困黃先生奇之悉以其

書傳焉先生覃思著述闡揚宗旨而其書始

大備凡有祈禱若持左券而能不動聲色以

取償責報於渺茫冲漠之中弗爽剎刻何其

神也一時王公大人爭欲羅致四方來受學